

丁光训将“信”作为动词的单方面诠释¹

黄保罗/撰 杨莹/译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宝山 200244)

提要: 丁光训借由“信”挑战传统宗教改革家们的神学, 提出了淡化“因信称义”的主张, 这是因为他对汉字“信”的诠释极其不同于宗教改革家们, 如马丁·路德, 对新约希腊文概念 πιστεῦω、πιστός 和 πίστις 的理解。在此, 笔者欲以“中国的”传统宗教和道德观念为框架, 探讨丁光训作出异于传统宗教改革家们的神学之解读的不同及其原因。此外, 新约希腊文和宗教改革拉丁文传统亦被纳入讨论之中, 如同它们在阐明宗教改革家的立场中充当辅助性角色一样。本文并不运用政治神学方法, 而是从系统神学和语义分析的, 尤其是概念分析的视角出发, 因为关于前者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 而对后者的讨论还远远不够。πίστις 和“信”分别在新约希腊文和中国经典、文学甚至通用语中都具有多层意义, 但丁仅将关注点落脚在作为动词的“信”的含义上。当丁谈论“因信称义”这一教义时, 他没有足够清楚地辨析 πιστεῦω、πιστός 和 πίστις, 以及 *credo*、*fideliū* 和 *fides* 的诸多相异之处。其实, 除动词外, “信”也被用作形容词、动名词、形容词性名词以及名词。然而, 丁光训的单方面诠释致使其对“信”的解读有别于马丁·路德及其他西方前人。

关键词: πιστεῦω/*credo*/believe; πιστός/*fideliū*/*faithful*; πίστις/*fides*/*faith*/信; 动名词 *fides*/believing/信; 淡化

作者: 黄保罗,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伟长学者特聘教授, 中欧人文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东亚学及西方思想史双博士,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研究领域包括大国学、汉语学术神学、芬兰学、中西文化对话、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及研究等。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333号。

译者: 杨莹, 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博士在读。电子邮件: yinying17853321152@163.com。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333号。

一、丁光训主教对传统宗教改革神学的挑战

丁光训主教通过淡化“因信称义”(“Watering Down / Diluting Justification by Faith”)理论质疑传统宗教改革之神学。他主张淡化“信”之作用的原因在于, “信”对其而言是动词“去相信”(“to believe”), 即“信”是一个不如人的善功有价值的人本主义行为。² 丁的诠释背离了

1 原文来源: Paulos Huang, “K. H. Ting’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Xin* (信) as a verb,” in Alister Au ed., *To See a Theological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Festschrift for Pilgrim W. K. LO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Hong Kong: Gratia Christian College, 2023), 245-264.

2 淡化“因信称义”也被英译为“the dilution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此思想最初被表述在丁的文章和著作中, 可见: 丁光训 K. H. Ting, 《淡化因信称义》*Danhua yinxinchengyi* [Watering Dow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刘华俊 Liu Huajun 编: 《天风甘雨: 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Tianfeng ganyu: Zhongguo jidujiao lingxiu Ding Guangxun* [The Heavenly Wind and Sweet Rain], (南京 Nanjing: 南京大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丁光训 K. H. Ting, 《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Tan jidutu yige sixiang shenchu de wenti* [On a question in the deep depth of Christian thinking], 丁光训 K. H. Ting: 《丁光训文集》*Ding Guangxun wenji* [The Works of Ting], (南京 Nanjing: 译林出版社 Yin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1998); 丁光训 K. H. Ting, 《调整宗教观念的呼唤》*Tiaozheng zongjiao guannian de huhuan* [A Call to Change Religious Thinking], 《人民政报》*Renmin zhengban bao* [Newspaper of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998年9月4日); 丁光训 K. H. Ting, 《老的神学思想要有

改革家们。笔者欲以“中国的”(“Chinese”)³ 传统宗教和道德观念框架,并参阅参考文献⁴中列出的研究文章,探讨丁光训背离传统宗教改革之神学的解读的不同和及其原因。同时,笔者亦对一些有关“信”的希腊文和拉丁语术语(作为动词、形容词和名词)进行分析,如同它们在阐明圣经原意和宗教改革家们立场中充当辅助性角色一样。

二、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对丁光训淡化“因信称义”主张的探讨不是政治神学视角的,而是从系统神学的视角进行切入,正如来自 JSCS 的一名学者所论⁵,丁的政治性意图似乎已表明

所谓调整有所更新》Lao de shenxue sixiang yao yousuo tiaozheng yousuo gengxin [The old theological thinking should be adjusted and updated],《人民政办报》Renmin zhengban bao [Newspaper of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999年9月4日)。

3 中国文化包含有多元的宗教和伦理,每一种都可能对基督教神学有所丰富,但笔者主要分析丁光训的儒家式个人修养和政治神学动机。“信”的字面意思是诚信(trustworthiness)、诚实(integrity)或诚心(sincerity),即一个人言行一致。参见《说文解字》中关于“信”的解释和《论语·为政篇》。“信”是五常(亦称五德,即仁义礼智信)之一。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是其中准则之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4 关于丁这一主张,许多学者持有不同看法。中立态度:Marketta Antola, *Kosminen Kristus tienä harmoniaan K. H. Tingin kontekstuaalisessa teologiassa*, (Department of Systemat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17); Li Jieren, *In Search of the Via Meclia Between Christ and Marx: A Study of Bishop Ding Guangxun's Contextual Theology*, Lund: Center for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2008)。展开消极批判:赵天恩 Zhao Tianen、庄婉芳 Zhuang Wanfang,《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Dangdai Zhongguo jidujiao fazhanshi: 1949-1997*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1949-1997] (台北 Taipei: 中国福音会 Zhongguo fuyin hui [China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1997); 李信源 Li Xinyuan,《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附丁光训近期文章三篇)(上下)》*Yige “buxinpai” de biao ben ---- Ding Guangxun jinzu pingxi(fu Ding Guangxun jinqi wenzhang sanpian)(shang and xia)* [A Specimen of the School of “Unbelief”: A Review on Ding Guangxun's Recent Works(Appendix: Three Recent Articles of Ding Guangxun)]·《生命季刊》Shengming jikan [Quarterly of Life], No. 2, (1999); 陈韵珊 Chen Yunshan,《三自神学论评》*Sanzi shenxue lunping* [Review on the Three-Self Theology] (台北 Taipei: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Jidujiao yu Zhongguo yanjiu zhongx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a], 2003)。以同情立场进行研究:罗明嘉 Miikka Ruokanen,《关于因信称义的通信》*Guanyu yinxinchengyi de tongxin* [A letter on Justification by Faith]·《金陵神学志》*Jinglin shenxuezhishi* [Nanjing Theological Review]·No. 4·(南京Nanjing: 南京神学院 Nanjing shenxue yuan [Nanjing Theological Seminary]·2004)·68-71; Mikka Ruokanen, “K. H. Ting'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logy in China,” *Modern Theology*, (2008), 104-122; Mikka Ruokanen, “Remarks on Tuomo Mannermaa's Interpretation of Martin Luther's Lectures on Galati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8, (2020), 39-63。表达支持观点:李维真 Li Weizhen,《寻迹“因信称义”》*Xunzhao yinxinchengyi* [Tracking Justification by Faith]·《金陵神学志》*Jinglin shenxuezhishi* [Nanjing Theological Review]·No. 1·(南京Nanjing: 南京神学院 Nanjing shenxue yuan [Nanjing Theological Seminary]·2003)·122-127; 欧阳文丰 Ouyang Wenfeng,《对淡化“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Dui danhua yinxinchengyi de shenxue sikao* [A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Dilution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金陵神学志》*Jinglin shenxuezhishi* [Nanjing Theological Review]·No. 1·(南京Nanjing: 南京神学院 Nanjing shenxue yuan [Nanjing Theological Seminary]·2003)·128-132; 王光辉 Wang Guanghui,《从淡化“因信称义”看神学思想的调整》*Cong danhua yinxinchengyi kan shenxue sixiang de tiaozheng* [The Adjustment of The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Light of Watering Dow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金陵神学志》*Jinglin shenxuezhishi* [Nanjing Theological Review]·No. 1·(南京Nanjing: 南京神学院 Nanjing shenxue yuan [Nanjing Theological Seminary]·2003)·133-140。

5 一名来自JSCS的匿名学者评论了笔者的文章并有言道:“丁的做法是以神学建设为幌子,直接反对一种倾向于仅将‘信’(‘faith’)作为认同之意而无民族和道德要求的特定诠释。因此,丁的表述在程序上具有误导性:他故

朗且得到了充分的研究⁶。或许许多神学家认为丁的观点中并未显示出过多的神哲学要素，但从系统神学的视角进行分析依旧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趋同而非求异。⁷ 为了说服中国基督教徒追随其主张，丁策略性地不会直接排斥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以及他们与中国基督教徒之间的同一性，因为这些改革家们受到中国基督教徒的广泛欢迎。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的政治动机并与中国化神学方法展开争辩。为了剖析丁光训神学的实质，笔者希望能够从探究丁对改革宗立场的轻率驳斥（这意味着对改革宗观点的讽刺）延伸到更全面、更平衡地重新定义信仰及称义。虽然谈及“基督教中国化”（“Sinicized Christianity”）问题时应当关注到中国语境，但我们仍然需要把握圣公会教徒丁光训到底背离了路德等改革家多少。由于丁的政治动机及对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建构，所以他的独特之处或许能够证明其正确性，因为从定义上讲，“基督教中国化”与西方神学相分离。然而，丁从未公开否认过路德关于新约中 *πίστις* 的解释。相反，丁通过抨击那些相信“因信称义”教义的基督教徒的方式，试图隐藏自己的政治目的并对外宣称这是对路德的理解作出的重新诠释。

为了详细说明丁及其西方先辈思想上的结构性原则，本文在使用系统神学和语义分析的方法时，将神学概念的分析作为一个主要工具。此外，丁对中文译自希腊文术语 *πιστεύω* 的“信”的基本诠释极大地背离了路德对拉丁语翻译 *credo* 的理解，而文章的任务便是描述和展现这种背离⁸，由此或许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同异。然而，笔者目的并非是呈现异同，而是要探究丁以淡化“因信称义”来挑战其西方先辈们的可能性原因，因此将不可避免地辨析“*πιστός/fidelium/faithful*”和“*πίστις/fides/faith*”这两组概念。⁹

意将‘信’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标签和一个没有道德含义的部族誓言，部分原因在于他力求将道德重塑为‘基督教中国化’（‘Sinicized Christianity’）。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对教义和赞许的追随与中国人（熟知儒家思想）对美德和道德的强调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吴雷川、赵紫宸等学者。现在，支持后者的丁光训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与其前辈们不同的是，丁的主张表现出了明显的亲政府立场。丁所谓的‘道德’（‘morality’）是在中国共产党制度的框架内设立的。虽然如丁所描述的那样，信仰作为一种智力上的认同是隐藏的和不可测量的，但行为是可观察的、可量化的，因此能够通过立法加以调节。道德的标准不是建立在神圣启示（犹太和基督教伦理—神教）、个人良知（传统天主教道德神学）、天生良知（孟子道德形而上学）之上，而是由一个全能的‘极权主义’（‘totalistic’）政府进行制定，这个政府不仅掌握着治理的权力，甚至承担着道德上的权威。丁‘淡化因信称义’的提议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声明，而将此提议看作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会误解其潜在动机。”

6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见：李信源 Li Xinyuan，〈一个“不信派”的标本——丁光训近作评析（附丁光训近期文章三篇）（上下）〉 Yige “buxinpai” de biaoben ---- Ding Guangxun jinzu pingxi(fu Ding Guangxun jinqi wenzhang sanpian) (shang and xia) [A specimen of the school of ‘unbelief’: A review on Ding Guangxun’s recent works(Appendix: Three recent articles of Ding Guangxun)]，〈《生命季刊》 Shengming jikan [Quarterly of Life], No. 2, (1999)；陈韵珊 Chen Yunshan，〈《三自神学论评》 Sanzi shenxue lunping [Review on the Three-Self Theology]〉（台北Taipei: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 Jidujiao yu Zhongguo yanjiu zhongx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a], 2003)。

7 万君仁在 Ruokanen 和黄共同主编的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一书中第85-101页讨论过此话题，详见：Mikka Ruokanen & Paulos Huang eds.,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Grand Rapids, Michigan / Cambridge, U. K. :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85-101.

8 尽管本文的关注点是丁和宗教改革家，并将圣经预言作为一种辅助角色，如同它在阐明宗教改革观点时发挥的作用一样，但同时也会引用关键性的希腊文术语。

9 Paulos Huang,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A systematic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9), 18-19.

通过一系列对丁光训关于“信”和宗教改革家们关于动词 πιστεύω/*credo*/*believe*、形容词 πιστός/*fidelium*/*faithful* 及名词 πίστις/*fides*/*faith* 的理解的比较, 本文期望得出以下观点: (1) 路德等改革家早已用拉丁文术语, 如 *credo*、*fidelium* 或 *fides*, 表达和诠释相关的新约希腊文术语了, 这是一种不同于丁的路径; (2) “信”和 πίστις 都具有多层含义, 但丁主要仅谈论了动词属性的“信”, 而“信”在中国经典、文学甚至通用语中都是包含诸多意义的。由于未对 πιστεύω、πιστός 和 πίστις, 以及 *credo*、*fidelium* 和 *fides* 之间的区别进行清楚辨析, 丁极大地背离了其西方先辈的观点。

三、丁将“信”主要诠释为动词“相信”(“Believe”)和人的行为

丁的诠释看似与新约希腊文中的 πιστεύω 和拉丁语 *credo* 相近似, 但实则不同。

他单方面将“信”解释为动词“相信”(“believe”), 即来源于人的主观决定并与任何实际行动相分离。他批评“因信称义”说:

上帝不问你有没有仁义的行为, 不问你是自私了一生还是为了大众服务牺牲, 只问你生前信了还是没有信。如果生前信, 那么不管你多么自私害人, 卖国卖友, 死后还是进天堂享受永福, 而如果生前不信, 不管你为别人为社会作过多大的贡献, 死后必送入地狱, 那儿有永远不灭的火。¹⁰

在此, 丁把“信”诠释为动词“相信”(“believe”), 即“信”是人的言语、精神、才智或情绪、心理的行为, 它不包含现实的伦理道德行动。丁忽略了“信”在其他层面上的诸多意义。通过与某些优秀英雄事迹的比照, 丁得出淡化“因信称义”的结论,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动词“信”的价值无法和实际、具体的善功相提并论。在中国语境中, 丁的上述批评不是一个特例, 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将“信”作为一个动词来理解。于是, 在这种理解之下, 不仅人自身成为对象及动因, 而且所有由人造成的结果也将是人本主义行为。然而, 任何产生于人自身力量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 因此, 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人的正当性。

除“相信”(“believe”)之外, 动词“信”的含义还有其他层面。¹¹ 从根本上讲, 探讨丁将动词“信”仅诠释为人的行为这一做法正确与否, 是至关重要的; 且这种诠释把“信”的地位置于伦理或道德行动之后。首先, 丁忽略了唐朝景教¹² 和元代也里可温教义中“信”的“敬畏”(“fear”)之内涵。¹³ 其次, 就哲学层面而言, “信仰/相信”(“belief/believe”)主要在

10 丁光训 K. H. Ting, 《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Tan jidutu yige sixiang shenchi de wenti [On a Question in the Deep Depth of Christian Thinking], 丁光训 K. H. Ting: 《丁光训文集》Ding Guangxun wenji [The Works of Ting], (南京 Nanjing: 译林出版社 Yin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1998), 286.

11 其他相关词汇为 trust、have confidence in、rely on、confess、will、obey、belief、accept as true、be confident with、credit with veracity; follow a credo、have a faith、be a believer、submit. 如果爱涉及义, 那么这个爱就是上帝之爱, 即基督之爱, 而非人之爱。

12 用汉语记录景教的唐代十个文献请参见: <http://www.orthodox.cn/localchurch/jingjiao/nest1.htm>.

13 陈垣 Chen Yuan, 《元也里可温教考》Yuan yelikewenjiao kao [A Study on the Yelikewen of Yuan Dynasty], (上海 Shanghai: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7); 李金强 Li Jinqiang, 《中国基督教史研

智力上被理解为“确信……为真” (“assure. ° ° as true”), 并没有情感上的依赖、伦理或道德上的服从、以及遵循上帝的意志, 因此“信”被误解为“相信” (“believe”), 成为只是口头上承认有关上帝的智识而与善功相分离。第三, 丁还漏掉了“信”作为“信实” (“faithfulness”) 的含义, 而这个含义对儒家和基督徒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前者视“信实”为人的一种品德, 后者认为“信实”是上帝的及其赋予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四、丁忽略了新约中与“信”相对应的原始术语“πιστεύω/*credo/believe*”

πιστεύω ——汉译为“信”——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由上帝施行的而非人发出的行为。事实上, “信”的确译自最初新约希腊文中的积极性动词“πιστεύω”, 该词源自“πίστις/*faith*”, 而“πίστις/*faith*”又来源于“πειθω / to persuade or be persuaded”。它可以被表达为“believe”(肯定、有信心), 常常用作说服自己 (=human believing), 并带有受上帝说服的神圣意义 (=faith-believing)。只有将“πιστεύω” (“believe”) 置于具体文本中, 才能把握它指的是自私的信(没有神圣含义), 还是导致/源自上帝之信仰 (faith)产生的信 (believing)。¹⁴ 因此, 当丁淡化“因信称义”时, 他显然忽视了受到上帝召唤的神圣内涵, 从而误释了“信”仅是人的而非上帝的行为。

五、通过将“信”作为动词展开批评, 丁不同于了那些强调 πιστεύω 作用的西方先辈

“信”与 πιστεύω 之间的区别可以在六个拉丁词汇中得到明显展现, 而这些词汇被丁完全忽略了, 但它们对于改革家们理解原始希腊文术语来说非常重要¹⁵。

对16世纪的许多宗教改革家而言, 《哥林多前书》13章中的三个拉丁词汇——*fides*、*caritas* 和 *spes* 实际上代表了“πιστεύ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

究之兴起及发展》Zhongguo jidujiaoshi yanjiu zhi xingqi yu fazhan [The Start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 《近代中基督教会研究集刊》*Jindai Zhongguo jidujiaoshi yanjiu jikan* (chuangan hao) [Collections of Lat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First Issue)] · No. 1 · (香港Hong Kong: 香港浸会大历史系及教学发展中心Xianggang jinhui daxue lishixi ji jiaoxue fazhan zhong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Cent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1998) · 5-8; 陈昭吟 Chen Zhaoyin · 《元朝也里可温教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关系》*Yuanchao Yelikewenjiao he shijie lishi fazhan de guanx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elikewen of Yuan Dyanty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 《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Chengda zongjiao yu wenhua xuebao* [Chengda Journal of Religions and Cutures] · No. 6 · (2006) · 59-91; Richard Foltz, *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4 “信”也是译自被动动词“πιστεύω”, 此词可被表达为“使可信、由此建立” (“to make trustworthy · hence to establish”) · 参见: <http://biblehub.com/greek/4100.htm>; <https://biblehub.com/greek/4104.htm>。

15 Lowell C °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4.

1. *fides* (信仰 · faith) 近似于“相信预言” (“the preterist”) 的过去时, 表示“对以往得到教会权威学说声明的真理的知性认同”¹⁶。正如 Smith 所指出的, *faith* 与 *belief/believe* 交织在一起, 并且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 (a) 一个人报告说另一个人承认了某个特定的事实; (b) 一种观点是认为某个特定的事实就是如此; (c) 一种观点是将某个特定事实想象成真的。¹⁷
2. *caritas* (仁爱 · love, charity) 等同于动词 *πιστεύω* 的现在时, 使信仰 (*faith*) 得以确立 (*fides caritate formata*), 由此对“义”产生有效的影响。¹⁸ 它指涉的是直到希望实现时, 爱对塑造信仰 (*faith*) 所具有的功能。¹⁹
3. *spes* (希望 · hope) 是相信 (*fiducia*) 如同公义的审判人一样的上帝会在未来赐予“义”和“救赎”以作对其信众的奖赏。²⁰

动词“*πιστεύω*”得到强调。是对基督教神学之宗教改革家们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基于此, 改革家们引介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信仰观。这种新路径导向了两种充满矛盾的意义: (1) 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为“因信称义”之教义增添了新视角; (2) 它打开了把信仰 (*faith* or *believing*) 误解为人本主义主观行为的可能性。²¹ 很明显, 丁接受了将“信”仅理解为人本主义主观行为的影响, 而没有意识到“信”在本质上也是上帝在人的心灵和行为中的作为。

丁忽略了路德使用的与动词“信”相关的另外三个拉丁词汇: 意为“接受” (“*accept/acceptance*”) 的 *credulitas* 和 *credere*, 意为“跟随/依附” (“*adhere/adherence*”) 的 *adhaesio*, 以及意为“对未来充满信心” (“*trust in future*”) 的 *fiducia*。²²

4. *credulitas* 或 *credere* 指的是“接受” (“*accept*”) 和“承认” (“*acknowledge*”) 早已存在于教会并得到教会声明的教义。在拉丁语中, *credulitas* 是“信” (“*believe*”) 的现在时, 意为他/她接受被告知要去相信的东西是真的且承认预定真理的正确性。它涉及“主观的信” (“*the subjective faith*”, *fides qua creditur*), 与“客观的信” (“*the objective faith*”, *fides quae creditur*) 相反。²³ 由于对教会和上帝虔诚,

16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4.

17 Wilfred Cantwell Smith, *Faith and Belie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https://layreadersbookreviews.wordpress.com/2016/05/21/faith-and-belief-the-difference-between-them-wilfred-cantwell-smith/>, 2016-05-21.

18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4-145.

19 *Ibid.*, p. 145.

20 *Ibid.*

21 名词性的“信” (“*faith*”) 指的是上帝的恩赐, 动词性的“信” (“*believe*”) 是圣灵借助耶稣基督在人心中的新创造。

22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0.

23 本文将在后面探究“客观的信”和“主观的信”的区别。参见: Seeberg, Reinhold. *Dogmengeschichte*. 3rd ed. of Vol I, II, 376& 4th ed. of Vol. III, 348. 许多英文词汇都是源自拉丁词汇 *credulitas*。例如: *credulity* (easy to believe), *incredulity* (not easy to believe), *gullibility* (easy to believe), *ingullibility* (not easy to believe)。

路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会关于“信”(faith, believe)的学说。24 人自身想要成为上帝或审判者是人的本性，并且这个本性充满了“credulitas”(不轻信、怀疑)。25 对于路德而言，credulitas让人“赞同”(“admit”)和“接受”(“accept”)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摧毁”罪人的自大(se esse deum)，以及使主的荣耀归于主(deum esse deum)，因为只有面对上帝时感到谦卑(humalitas)和害怕是人应当做的事情。26 路德的《海德堡论纲》(Heidberg Disputation)第8条讨论了谦卑这一问题。27 路德也将“信”(“believe”)解释为“顺从”(“submission”)和“知性的同意”(“intellectual consent”)，而且以人在 humalitas²⁸的基础上得称的义取代内在的义，后者是一个人通过自身善功获得的。29 就罪人而言，信仰(believing)是一种行为，即他在上帝审判自己有罪之前便完全投降，但同时也相信上帝的仁慈并祈求上帝的宽恕。信仰(believing)是超越“隐藏的上帝”(“hidden God”, Deus Absconditus)而进入“显露的上帝”(“revealed God”, Deus Revelatus)中寻找宽恕。30

5. adhaesio (跟随/依附，adhere/adherence)。adhaesio 在路德那里指的是基督徒与耶稣基督，基督徒与上帝的话语，以及遵从上帝意志和旨意的信徒间的联合。经由联合，信徒由外至内再生为基督的模样，³¹ 而信仰(belief)至此成

24 关于《罗马书》(the Romans)1章17节，路德说：“ex fide non nisi ex credulitate in Deum” (WA 56: 10, 9)。关于《罗马书》4章5节，他说：“fides tails credulitas” (WA 56: 41, 12); “。 。 。 fides seu credulitas. 。 。 ”。关于《希伯来书》(the Hebrews)11章1节，路德有言道：“Sic enim fides aliud nihi quam credulitas” (WA 57/III: 227, 4, 234, 9. et passim); “Credere enim in Christum est in ipsum toto corde intendere et omnia in ipsum ordinare” (WA 56: 252, 5)。

25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1: 225; 57/III: 90, 21;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1.

26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1: 357, 17.

27 [德]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 《路德文集1》Lude wenji (1) [The Works of Martin Luther(Volume 1)] · 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 Lude wenji zhongwenban bianji weiyuanhui bian ·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Co., Ltd.], 2005) : 1: 33-34;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1: 358, 28.

28 承认上帝的全能和入自身的罪/有限，接受并相信上帝，以及完全顺服上帝的意志，尤其是爱上帝和他人的意志。

29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III: 154, 30; 40/I: 23, 9;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86-188.

30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d & SC: Attic Press, 1980), 218-219.另：受到圣奥古斯丁影响的路德使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有关信仰(belief/faith)的定义，因此路德在1518年前的理解不同于使徒保罗的学说。奥古斯丁：De Soiritus et Litera IX, 15, in CSEL. VIII/1: 167, 13-18; xxxii, 55, in CSELL VIII/1: 212, 24-7; xxxii, 56, in csel viii/1: 214, 13-19; XXXIII, 58, in CSEL VIII/1: 216, 16. WA 54: 186. WA 56: 7, 36, 11, 37. 111; 57/III: 208-9. TR V, No. 5247. 路德对信仰(belief/faith)的理解具有真正的宗教改革性质，他于1518年10月在《奥格斯堡记录》(Acta Augustana)上的首次发表中将信仰(belief/faith)解释为活跃在当下的信仰(fide ad praesentem effectum destinata)。WA 40/III: 25f. 173, 30.

31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7/III: 143, 3; 157, 1; 159, 15; 178, 10; 228, 17.

为物质身体的一部分，这种内在的转换发生在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之中。³² “跟随/依附” (“*adhere*”) 和“联合” (“*unite*”) 的意义与上帝之义和罪人之罪之间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互换 (*admirabile commercium* = *fröhlicher Wechsel*) 相一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与上帝间的联合是义的结果而非原因。³³ 老年路德对信仰 (*believing*) 的理解相较于其青年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墨兰顿 (*Philipp Melancthon*, 1497-1560) 的帮助下³⁴，路德于 1518 至 1519 年间开始从现时救赎性 (*the present-tense soteriological*) 视角进行切入，放弃以往相信和期盼义和恩典将会在未来到来的 (*non in re sed in spe*) 未来主义末世论 (*futuristic eschatological*) 视角³⁵。信仰 (*faith*) 不只是关涉“一种未来的希望” (“*a future hope*”)，而且是当下“一个现存的所有物” (“*an existing possession*”) ³⁶；信仰 (*believing*) 是 *fide ad praesentem effectum destinata* (信仰活跃于当下)³⁷。路德的新解为之后神学在被动的义，“*justitia aliena*” 以及律法和福音不同方面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³⁸ 此外，路德认为 *fidelitas* (虔诚) 也指向信徒对上帝的信实/忠诚以及对上帝律法的践行。*Fidelitas* 的反义词是 *infidelitas* (不信实)。³⁹ 尽管 *adhaesio* 和 *fidelitas* 体现出一种现时状态，但它们也包含着对产生于过去的真理的认同之意。

6. *fiducia* (对未来的相信，*trust in future*)。在墨兰顿的帮助下，老年路德也对 *fiducia* 进行了说明。在拉丁语中，*fiducia* 表示“believe”的未来时，既与将知识作为前提的“*trust*” 又与处于次等地位且同 *spes* (希望) 有密切关系的“*assent*” 相近似。这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学说的典型解释，也就是说“义” 只会在未来发生，生活在当今

32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3.

33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7/III: 124, 9; Hebrews, 2: 10;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3.

34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6-147, 149 & 153 endnote 77.

35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6: 269, 30; 272, 19.

36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5.

37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III: 25f; 173, 30.

38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9.

39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7/II: 105, 2; 56: 223, 13; 56: 30, 11.

世界的人们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获得上帝的救赎。⁴⁰ 1517至1518年⁴¹, 路德继承了哲罗姆 (St. Jerome, 约340-420)将“ὑπόστασις”、“*enie gewisse Hoffnung*”分别解读为“实质”(“substance”)、“稳定的希望”(“a steadfast hope”)的思想。⁴² 1518年, 墨兰顿到达维滕堡后, 路德开始对这个有关信仰 (faith) 的诗节进行全新诠释,⁴³ 并意识到*substantia*的意思是“物质”(“goods”), 它在希腊语中的相关词是 οὐσι 或 ὑπαχιν 而非 ὑπόστασις。因此, 路德改变了之前将 ὑπόστασις 与*substantia*对等起来的想法, 而把 ὑπόστασις 诠释为上帝赞许和宽恕的“保证、信心、信任”(“assurance, confidence, trust”)。⁴⁴ 因此, πιστις 意为“自信”(“assurance”), 而且信徒在当下就已经被上帝仁慈地称为义了,⁴⁵ 他/她完全地拥有了得到内在救赎的确信。⁴⁶

丁没有表述与“πιστις”相关联的三种时态词*fides*、*caritas*和*spes*, 以及*credulitas*或*credere*、*adhaesio*、*fiducia*的任何知识性内容,⁴⁷ 而这在宗教改革者们那里是至关重要的。

六、对“信”作为动词进行诠释的总结

40 圣奥古斯丁以过去时将信仰与耶稣基督之死联系起来, 以现在时将信仰与“坐在右手边”(*sessio ad dextram*)联系起来, 而且通过将来时将信仰与即将到来的审判联系起来。参见Augustine's *Enchiridion*, II (8): “*Est etiam fides et praeteritarum rerum et praesentium et futurarum*”。但是, 与基督教福音派教徒不同的是, 奥古斯丁并未将未来的完满引入当下。关于他对《罗马书》(Romans)3: 21 节的评论, 路德在《〈诗篇〉讲解》(*Lecture on the Psalms*)中说道: “*Nova autem lex proprie de futuro Iudicio et Iustitia prophetat*” (CI V: 156, 32)。

41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0/III: 187, 11.

42 《希伯来书》(Hebrews)11章1节在简体中文和合本中被表述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更早的英文本将它表达为: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在NIV版本圣经中是: “Now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43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38, 150 endnote 12.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56: 269, 30; 272, 19.

44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2: 595, 15;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46-147.

45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III: 46, 23. 在此, 路德放弃了未来时的信仰, 并且强调对上帝的可见之力的确信与信赖。参见: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I: 240; Philip Melancthon, *Corpus Reformatorum. Philippi Melancthonis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28 vols., Karl Bretschneider & Heinrich Bindseil eds., (Halle: A. Schwetschke & Sons, 1554), CR 21: 788.

46 约翰·马尔巴赫与路德和梅兰希顿的论纲的第九及第十论点。可见: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39/II: 207.

47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III: 154; Lowell C. Green, *How Melancthon helped Luther discover the gospel: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Reformation*, (Greenwood & SC: Attic Press, 1980), 186.

“信” (believe in) 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人自身的主观决定，因为在某人说服另一人信服耶稣基督之前，首先需要他/她已经因上帝的话语⁴⁸、受圣灵的指引⁴⁹ 而顺服于上帝，否则，一个人无法自主做出信仰耶稣基督的决定。必须只有当名词神圣的“πίστις (faith)” 存在于动词“πιστεύω (believe)” 之前时，动词“believe” 才能在一个人的内心、心理、思想、理性、情感和言语中发挥效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亚伯拉罕 (Abraham) 相信上帝的举动能够使他称义，⁵⁰ 因为这样一种相信上帝的行为必定不仅仅是人本主义主观性行为，尽管看起来好像是亚伯拉罕作为人的一个行动。实际上，亚伯拉罕的这种相信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表现，即他成为了被拣选、免罪和称义的上帝之儿女，这其中必然需要来自上帝的恩典、恩赐和奥秘，上帝赐予亚伯拉罕以名词性客观的“信” (“faith”)。此名词之信并非来自人本主义主观性方面，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恩赐⁵¹ 和奥秘，圣灵的新创造，以及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显现。只有以此为根据为源泉，动词“相信” (“believe”) 才能在一个人的心中诞生。因此，它绝非如丁所认为的次于人之善功那么简单或无意义，因为信 (faith)、恩典和恩赐将会一起导向救赎，而且它并不源于一个人的善功。

实际上，“信” 在新约希腊文中有三个相关词汇，而且亦有诸多近似词汇存在于拉丁语和英语中，有动词、形容词、动名词、形容性名词和名词。其中，作为一个积极动词，“信” 是“πιστεύω/credo/believe”，源于“πίστις/faith”。作为一个被动动词，“信” 为“πιστώ / to make trustworthy / hence to establish”。作为一个形容词和形容词性名词，“信” 等同于“πιστός/faithful”。作为一个名词，“信” 在新约希腊文中是“πίστις/faith”，指的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奥秘恩典，即天父经由圣灵在圣子耶稣基督 (*Christo [filius]*, in *Christ [the son]*) 中降下的恩赐。

然而，丁主要将“信” 作为动词进行了单方面诠释，因此他极大地背离了其西方宗教改革家先辈们，如马丁·路德关于希腊文 πιστεύω 和拉丁文 *credo* 的理解。比较有意思的是，马丁·路德曾经在诠释诗篇110: 4而谈到基督的祭司职分时说：“现在，我们被告知，上帝亲自按立 (ordain) 这位基督为大祭司——事实上，正如我们先前所说，他用崇高的誓言证实了这一点——坐在天父的右边，特别是为了防止我们落入任何形式的忿怒或耻辱，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继续相信他。我们要向他寻求安慰、帮助，以及天父的未曾被淡化的永恒恩典 (We are to look to Him for comfort, help, and the undiluted, everlasting grace of the Father)。”⁵² 特别使用了“天父的未曾被淡化的永恒的恩典”。路德的“未曾被淡化” 与丁的“淡化”，体现出丁与路德为代表的新教之间的差异。

48 *Romans*, 10: 17.

49 *Galatians*, 3: 5.

50 *Ibid.*, 3: 6.

51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Verlag Herman Böhlhaus, 1883-1993), 40, 1, 366, 7-367, 6.

52 LW 13: 322.

English Title:

K. H. Ting'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Xin* (信) as a verb

Paulos HUANG

Author,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Nanchen road 333, 200444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P. R. China.

YANG Ying

Translat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yingy17853321152@163.com. Nanchen road 333, 200444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P. R. China.

Abstract: K. H. Ting has challenged traditional Reformed theology with *xin* (信), since he understood the Chinese word *xin* so differently from the Religious Reformers, e.g., Martin Luther, understanding the NT Greek concepts πιστεύω, πιστός and πίστις to the point that Ting proposed to dilute its role in justification (*danhua yinxin chengyi*; 淡化因信称义). I hereby aim to explore the distinction of and reason for Ting's understanding which departs from traditional Reformed theology fro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ion of religion and ethics; in the meanwhile the NT Greek and Reformation Latin traditions have also been studied as a subsidiary role insofar as they illumine the Reformers' positions. This study is not conducted through political theology, but in the light of systematic and semantical, especially conceptual analysis, because the former has been well studied but the latter approach has not been explored well enough. Both πίστις and *xin* have many layers of meaning in NT Greek and Chinese classics, literature, or even common parlance, but Ting paid attention only to the connotation of *xin* as a verb. When Ting discussed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he had neither distinguished clearly enough the differences among πιστεύω, πιστός and πίστις, nor among *credo*, *fidelium* and *fides*. In addition to a verb, *xin* is used also as an adjective, a verb-noun, an adjective-noun and a noun, but because of hi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Ting has understood *xin* differently from Martin Luther and other Western predecessors.

Keywords: πιστεύω/*credo*/believe; πιστός/*fidelium*/faithful; πίστις/*fides*/faith/*xin*; the verb-noun *fides*/believing/*xin*; watering down

对黄保罗之“丁光训将‘信’作为动词的单方面诠释”一文的简单回应

黄保罗通过社交软件向我发来他的一篇近期文章,于是我撰写了这篇回应。文章使用了系统神学和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认为丁光训主张淡化“因信称义”的原因在于他对“信”的单方面诠释,尤其是他主观性地将“信”仅作为一个动词进行理解。我的回应较为简洁,这是因为此篇论文实在无需再讨论什么了。

我很赞同黄不从政治神学的角度探讨丁的立场的决定,这一点很明确,尽管事实并非他在脚注4中(注:即译文脚注5)所描述的那样。但是,黄应当记住丁的身份是一位教会领袖,而不是系统神学家。黄在此文中如此详细地引用了希腊文和拉丁语材料,这表明他误解了丁的意图,或者说其手头时间很充裕。的确,丁立足于国家权威,但我想补充一点,政教分离从来都不是中国宗教生活的常态,也不是许多基督教传统生活的常态。

首先,丁关心政治,但同时也心系教牧:他不想加剧基层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在农村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蓄意攻击非信徒,其领导者并不认可黄教授所拥护的宗教改革派关于称义的观点,而是坚持一种将反对之人妖魔化的原教旨主义神学。因此,因信称义在中国被误用了,而这正是丁所反对的。

其次,丁从来都不是一位改革宗神学家。他在英国圣公会传统中成长起来并接受了神学训练,而因信称义从来都不是这一传统的关键教义。相反,黄把路德宗和改革宗关于“因信称义”的观点提升到对所有基督徒而言都至关重要的地步。对此,英国圣公会教徒、门诺派教徒和其他派别不会同意,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也不会同意。

最后,黄如果对这种处境化回应有任何关切,那么就会看到丁并不是一直都在主张淡化“因信称义”。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通过因信称义来展示新教徒在中国宣扬三自的努力。因此,丁显然意识到了这一教义对新教徒的重要性,但的确力求淡化它,就像圣公会信徒通常所做的那样。

简而言之,黄的系统神学是非历史性的。因此,他的文章极易被斥责为“是对丁光训立场的讽刺”(此处改编自黄的文章第247页的最后一行)。诚然,丁的观点与黄的不同,但那又如何?

魏克利 (John Wickeri)⁵³

2023年6月30日 香港

53 《丁光训文集》英语版译者和丁光训研究专家。

A Brief Response to Paulos Huang, “K. H. Ting’s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Xin (信) as a Verb” (2023.06)

Paulos Huang kindly sent me a copy of his recent essay on social media, and I offer this response. His argument is that Ting was proposing to dilute the role of *xin*/belief in the Reformatio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淡化因信稱義) and so his interpretation is one-sided, especially his understanding of *xin* subjectively as a verb. Huang’s method is that of systematic theology and concept analysis. My response is brief, for Huang’s paper does not deserve anything more.

I can appreciate Huang’s decision not to explore Ting’s position from a political theological position, which is clear, although not in the way he describes it in Footnote 4. But he should remember that Ting was speaking as a church leader, not a systematic theologian. For Huang to go into such detail citing Greek and Latin sources shows that he misunderstands Ting’s purpose, or that he has too much time on his hands. Yes, Ting accepts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I would add that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has never been the norm in Chinese religious life, nor in the life of many Christian traditions.

Ting’s concern was political, but also pastoral: he did not want to exacerbate tensions between Christians at the grassroots and non-Christians, in a situation where many Christians in rural areas were Fundamentalists bent on attacking non-believers unreasonably. Their leaders did not uphold Huang’s beloved Reformation position on justification but stuck to a Fundamentalist theology that demonized those opposed to them. And so, justification by faith was being misused in China. This was what Ting opposed.

Second, Ting is not and has never been a Reformed theologian. He grew up in and was trained theologically in the Anglican-Episcopal tradition, in which justification by faith has never been a key doctrine. In contrast, Huang elevates the Lutheran and Reformed position, to the point that it becomes essential for all Christians. Anglicans, Mennonites and others would disagree, as would Roman Catholics and Orthodox.

Third, if Huang had any sympathy to contextualized responses, he would see that Ting was not speaking for all time on diluting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In the 1980s, he had drawn on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o show what Protestants were trying to do in China in their advocacy of Three-Self. Ting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doctrine for Protestants, but he did want to de-emphasize it, as Anglicans more generally have done.

In short, Huang is ahistorical in his systematic theology. His essay, therefore, is easy to dismiss as “what amounts to a caricature of Ting’s position” (adapted here from the last line on page 247 of Huang’s paper) ° True, Ting’s position differs from Huang’s own position, but so what?

Phsilip L ° Wickeri
30 June, 2023 Hosng Kong

This number is a special volume on the the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column of **Humanities, Theology, and Chinese National Studies** we have published Dr. WANG Xiaoqiang's "Lu Shiyo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and Artistry of *A Verse in "Nine Songs"*" and Ms. **LIANG Wanjing**'s "The Exotic Country in the Quarrel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Images of China in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

In the column of **Practical Theology and Sino-Western Views on Church and Society**, we have published professor **QIAO Fei**'s "On the Legal Culture Analysis of Yanzhou Anti-Church Cas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Dr. BAI Junxiao's "St. Augustine's Cosmological Arguments on Transcendent Beauty" °

In the colum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and the Bible**, we have published **Jacob Chengwei Feng**'s "The China Aspiration in Light of Jacob's Narrative (Genesis 25: 19-36: 43) : Toward a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for Human Flourishing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and Dr. **MO Zhengyi**'s "Women and Aged Disability: A Study of Naomi's

Gender identit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Book of Ruth*" °

In the column of **Church History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we have published professor **HAN Xing**'s "The concept of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power of the monarch in Shang Dynasty" and professor WU Qian's "Ontological Theory Based on Practical Wisdom—An Exploration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Mou Zongsan's "Metaphysics of Morality" Construction" °

In the column of **Comparativ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udies**, we have published professor **XIE Wenyu**'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ncer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and professor XIAO Qinghe'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Differences in Concer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

In the column of **Reviews and Academic Reports**, we have published a series on the theoretic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YANG Ying**'s "The Definition, Method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lso on the History of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in China" ° **HE Danchun**'s "On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ing the Origin of Liberation Theology for example" ° And **Li Ruixiang**'s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ing Martin Luther's Influence on Heidegger as an Example" °